

精神王国的求索者

文化名人采访录

林湄 著

劉海粟

劉以學

温一介
楊緯

巴金

巴金

參平伯

活
海
山

蕭乾

夏衍

本心/末

考國軍

南仁梵

21

油

73

李輝英

陸龜

梁漱溟

得子

李汝琳

屯
從
文

竹書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精神王国的求索者

文化名人采访录

林湄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编 审：刘 明

责任编辑：李彦姝

封面设计：杨 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王国的求索者：文化名人采访录/林湄著. —深圳：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12

ISBN 7-80709-095-2

I .精... II .林... III .文化—名人—访谈录—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8305号

精神王国的求索者

文化名人采访录

林 湄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

深圳彩帝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709-095-2/1·34 定价：25.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萧乾

我常想，画家在画蔬果果盘那样的静物时，总要比画人物肖像来得省事。在特写中，人物专访也是最难的。林湄女士这个集子收的全是人物特写，并且都是文艺界的。

我大半生都在采访旁人，近年来有时也成为采访对象。抗战前我去访问冯玉祥将军之前，为了不到两个小时的谈话，我准备了好几天。我不但了解了他的政治见解，也摸索了他近期的兴趣，知道他十分关心当时的新文字运动。这样，本来给的是半个小时，访问竟延长三倍。

可是我有时遇到“专访者”，谈上几句我就听出他对我毫无了解。这首先就表现在问题发得大而无当，诸如“请谈谈你的生平”或者要我报一报近年来写了什么。

一个好的记者应该能撤除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之间的藩篱，把访问变为谈心。读林湄女士这些专访，我觉得她不但在访问每位之前，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而且她有一种不经见的本事，使被访问者向她启开心扉。

丁玲回忆起那段委屈日子时说：“坐牢就好了。坐牢不要劳动了，坐牢就有法律，就有希望了。”说得多么深，多么沉痛！谈到近年光景，她又力劝作家们珍惜有利条件，不要做宾馆作家，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

林湄总是带着对被访问者的仰慕，带着某些长期思考过的

问题，去进行对话的。她问沈从文通过《边城》想表达什么，问《围城》作者钱钟书叔本华的悲观论可不可取，问新上任的文化部长王蒙创作自由问题。问得都顺理成章，毫不唐突。

从访问记中，我感到林湄女士对文学艺术深切的爱，以及对于过去受过委屈的作家、艺术家深切的同情。同时，由于职业上她是在海外从事报道工作，总不忘记加强外界对于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文学艺术的了解。

这方面她的贡献是出色的。

自序

一览众山小

1985年初冬，我从香港某新闻机构派往北京小住。虽身为记者却没有任务，主要是了解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国情，以及认识首都的文化历史。期间除了参观名胜古迹外，就是自由活动了。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又是人文荟萃之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惟有无价的文化艺术与世长存，成为人类的精神支柱。可是，那些曾遭疯狂的现实、“无知”人们的摧残、历经坎坷、劫难余生的智慧者或文化艺术创造者，眼下情况如何？有什么感触？怎样看待命运和挫折、理想和现实？会不会有恨、有怨、有哀？

我好奇又神往，决定独立特行，借在京的机会走近他们，采访他们。

然而，谈何容易？这些历经沧桑、饱经磨难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不是看破红尘，就是害怕记者，怀疑他们的职业道德，或没有信任感，更多的人是心有余悸，不愿或不敢接近人，只想平安无事地过日子。我只能知难而上，知道丁玲病在医院，直进病房……好在他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怪僻或高傲，相反，不但采访顺利，事后还能保持联系，因而增强了我继续采访的信心。当然，期间也得到文友的支持，如采访梁漱

溟得到汤一介教授的引见，采访巴金得到北京同事陆谷苇的帮助等。

最难采访到的是钱钟书先生。听说他连英国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都断然拒绝了，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可是，他愈高贵独特，我愈想谒见。适巧遇到与他有交往、任职《文艺报》副总的吴泰昌先生，经他帮忙，我们做了不速之客。没想到，一切顺利，事后才知道，这是钱钟书平生惟一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

为了多采访一些人，我废寝忘食，白天奔忙，夜晚在办公室看资料……在北京的三个月时间里，竟然连八达岭长城都没有去过。当然，没有人知道，我之所以如此忘我地工作，也是因为那段时间里，我刚刚从个人生活的“大地震”中走出来，情感深受重创，内心哀痛，惟发愤努力、疯狂工作，作为自爱自救的疗法！另方面，想知道大师们是怎样面对人生苦难和挫折的，藉以慰抚或忘却自己心灵的伤痛。

回到香港后，工作之余，继续潜心写作，很快地，访问稿在香港各报刊连续发表，备受读者欢迎。不久，采访稿在世界各地引起华人的重视，五大洲的几十家华文报纸均以醒目标题，先后转载了这些文稿，反响非凡，正是：“无意插柳柳成荫。”这是被访者的学识、成就、人格和品行得到的公认，我只是提供一些真实的信息罢了。有人认为我之所以能成功地采访到钱钟书先生，是因为我口才好，这可将钱老看低了。我的采访所以顺利无阻，主要原因是自己真诚而无私念。此外，在采访每位学人作家之前，均认真地看了他们的作品，有感而发，引起对方的兴趣，自然有话可说。这样看来，对被访者的了解和尊重，是采访成功的重要因素。

不过，有得也有失。虽然在北京时，领导没有给我采访的任务，是我自己舍弃游玩时间工作的，但是这样的努力不仅得不到香港上司的理解和支持，反而批评我在北京乱跑乱动……我深感委屈。文稿受欢迎，难道不是扩大新闻社的声誉和影响吗？何况我回港不久，被采访者竟先后一个个地离开了人间……

然我一支弱笔，夫复奈何？只好借堂吉诃德的话来点阿Q

精神：“这个世界专事压抑才子和杰作！”

几年后，命运使我飘洋过海、闯荡世界……离港前，整理家什书籍时，为了不让有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东西丢失，决定将一些作者送给我的签名的书籍、书信、照片，访问沈从文、巴金等人的录音带，以及发表在世界各地华文报纸的采访稿等等资料，邮寄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久，舒乙馆长来信说收到一箱“百宝箱”。1992年夏天，我又托香港文友补寄去我留存的一些大师的手改稿等文献资料。

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化历史的沉淀，我当年的痴情和稚气竟无意给读者留下了一点真实的史料，算是一种意外的惊喜。然而，更难忘的还是在与大师们的接触交往中，了解到他们学术成就之外的高尚品德，如钱钟书的清高、沈从文的善良、巴金的真诚、梁漱溟的骨气、俞平伯的忍耐、丁玲的执着、陈景润的纯真……这是我们中华儿女、龙的传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虽然由于时间地点的限制，只能进行现场访问和直观后的采写，但大师们默默地努力、不倦地求索、淡泊名禄、远离功利、严己宽人的情愫，与某些言行不一、以知识作钓饵，只会教训别人、从不叩问自己的人物相比，是天渊之别，不可同日共语的！

高山仰止！其辉煌成就中同时具有的崇高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我的一生。

这些追求精神王国高度、深度和广度的长者，虽然形体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们的精神不死！它赋予了向往伟大心灵的人们的希望和力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文化的发展，使得我们的生活依然充满光明和希望、价值和意义！

现在，藉出版《精神王国的求索者》的机会，我想说明无论世界多么龌龊、势利和不平，物质的诱惑又是如何地充塞着每一时间和空间，然而，真理和智慧、知识和德行、正直和良善，永远是人们的最爱！

2006年2月林湄写于欧洲北海之滨

目录

1	序
3	自序 一览众山小
1	美丽总是愁人的 访著名文学家、古文物学家沈从文
7	最后一次的访问 医院中访名作家丁玲
17	深沉广博的爱 于巴金寓所的访问
25	北国深秋忆春水 冰心印象记
31	天我为大 有本不穷 我所知道的梁漱溟
35	最终“相信了自己” 访哲学史大师冯友兰
41	治学处世两不苟 访红学家俞平伯
45	“瓮中捉鳖”记 访钱钟书先生
51	速写钱钟书
55	文苑鸳鸯与菜园幽会 记翻译家杨绛
59	一生在泥泞里作战 访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夏衍

63	不要命的老头子 访记者作家萧乾
73	风雨浮沉三十年 记文艺评论家冯牧
79	幸福与痛苦在别人眼中 访老作家萧军
83	青春之歌续新韵 访女作家杨沫
89	惊天一曲唱至今 张光年留影
93	香港文坛的一员宿将 访刘以鬯先生
98	在哲学里寻找生命的智慧 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
107	辛勤笔耕五十年 记香港作家李辉英
111	路通向彩虹出现的天边 记星洲文坛老将李汝琳
116	诗名书艺撼新马 访新马书法家、诗人潘受
119	东方艺坛的狮子 访国画大师刘海粟
129	折衷中外 融会古今 访岭南画派大师赵少昂
134	情系国宝默默耕耘 访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
140	数学皇冠的一颗明珠 访数学天才陈景润
147	后 记



1985年11月于北京沈从文寓所采访完毕留影

美丽总是愁人的

访著名文学家、古文物学家沈从文

林涓女士：

接读来信，感谢传阅及照片一收，并
分致函。

据王坤读，其中有数处错和不准确
处，已顺手一一改正，想您不至介意。

又查自传，被采访者原不必过问。但
有中记者寄，抱着批判之主观态度，竟断言
被采访者搞黑地外地的丑闻，这——回
答问题，与事实未及往往言过其实，惶惶甚，
唯恐恨故云，即令人难堪，甚已引起不必
要的误会，那效果就适得其反了。不信主
观臆测，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这是对记
者朋友们的起码要求。

上面之一二瑕疵，当然不能针对您而
言，但明白的。

感谢您对我一片关切之情。他说，自己
年岁大了又有病，不能为人民多做多少工作，
却因求领导和平心静气，关心他人给予他的
帮助多与少。还在许多认识和认识的
读者，给他字条热情洋溢的话，虽未答复，已
力不从心，因此未能尽。

沈从文，沈从文，手是 沈从文

敬书

沈从文和沈从文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

沈从文
敬书
女士
沈从文
八五年十月廿六

沈从文先生在赠
于林涓（原名林
梅）的书内写字
时，林涓问他：
“你一生最喜欢
哪种人？”他用
颤抖的手写下了
“素朴”两字。

到北京之前，就听说沈从文先生的家门上贴有字条：“沈老有病，敬谢来访。”

文友告诉我，沈老很怕记者，却爱朋友。每当朋友告别，他总像是还有说不完的话想说。可是病久了，生活范围变小，难免感到寂寞，寂寞中希望有人间的爱和温暖的交流。我不想当个循规蹈矩者，愿以一个忠实的读者出现在他的面前。经友人引见，1985年10月28日上午九时，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

开门的是一位身形细巧、语调温婉的古稀妇人，她就是沈师母。沈老刚刚休息起身，安详地坐在书房的藤椅上，秋阳懒洋洋地射向他那饱满而又红润的天庭，要不是事先知道他近年因脑血栓致瘫痪，看他神志清楚，耳聪目明，很难相信他是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我握着他颤抖而僵硬的双手，片刻的沉默，包含了他的深沉和内涵。

沈从文是湘西苗族人。他的谈吐，带有浓重的乡音。这乡音如同他的作品，情关湘西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虽然，他在湘西的日子，仅是他生命的最初二十年，但他“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他迟缓而有条理地告诉我，他在湘西读完小学，怎样随家乡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又如何从湘西山村来到北京，住在一间潮湿、阴冷的公寓里。坎坷的道路，多舛的命运，使“一个才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度过了二十年恶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从文自传》）

这个命运的主动权就是生活经历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拿起笔杆写文章，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将自己耳闻目睹的底层悲惨人物、横行残忍的绅士、土匪栩栩如生地写出来。

20年代到40年代，出版小说集有四五十种，加上其他著作，不下七十多种。如此多产，且作品一时风靡全国，他应该是高兴的。然而，他说：“我的文章很不成熟，写的范围窄，写的东西离不开我的家乡，大社会我不懂！1922年刚来北京时，没有机会读书或工作。当时教书的人多，我都不行，就在北京

逛，很穷，很苦，就写文章。”

见他那么谦虚，我连忙说：“现在国际上已掀起一股‘沈从文热’，香港、日本、美国、法国等地正出版翻译您的全集或选集。还有不少人因研究您的作品得了博士、硕士学位。”

沈老听后嘿嘿地笑着说：“我的文章已不时髦了。”

时髦不时髦，应取决于读者。凡是真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无不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不但令读者了解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感触到他笔下流露的具有东方人特色的情感。他的散文，常有独到之处。想到这里，我突然问起已拍成电影的《边城》。据说，沈从文不同意将《边城》拍成电影，理由是：“电影不能表达我的意思。”

“《边城》的内在东西是什么？”我想从原著作者的口中得到确切的答案。

“是思索。”沈从文正色地说。

“思索什么？”我又好奇地问。

他望了望书架，深沉地说：“思想和思索不一定能以对话来表达，内在的东西总是不太好表达的。在《边城》中，我想提倡的是人性中的善良。”

接着，他陈述他是如何得到善良人的好处。

在他一个铜板也没有的时候，有人支持他，欣赏他，鼓励他。例如1918年，他从常德到保靖，乘船四十天而没法付款，船主却不追讨。刚到北京时，住在公寓没有钱付，房东也不讨债……

听他说着，我想到：他得到过善良，也以善良对待别人。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沈从文被批斗，被赶去打扫厕所，后来还被送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北京的家被抄了八次，住处由三间减缩到一间，图书资料无处放，只好以七分半一公斤的价格卖给废品收购站。即使在这样屈辱的日子，沈从文看到一些常来看望他的年轻人因工作紧张营养不够时，便亲自到菜场买菜，亲自动手做肉酱、红烧肉给青年人吃。这一切，除了“善良”两字，还能做怎样的解释？

万万没有想到，他把头一仰，哈哈大笑。我明白，这笑声中包含了不能言喻只能理解的深沉内容。许久，他才用豁达而幽默的口吻说：“是我思想差，跟不上形势，身旁有许多书就满足了。这算什么？有很多人连性命都没有了。只是失掉了许多书很心痛。”

回忆过往的日子，他说：“除了写小说，什么都不懂，不会吸烟，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下棋，也学不会趋炎附势、夸夸其谈。”说完又嘿嘿地笑了

一阵，正色地补充道：“趋炎附势的人，也有他们的趣味。”

沈从文在他的散文《女难》中说：“美丽总是愁人的。”这美丽的句子正是他的自身的写照。他经历过无数愁人的年月，但他的内心世界总是美丽正直善良的。在这高尚的境界中，他可以将苦涩变成美丽的东西。

我们从创作谈到人品，又从人品谈到他的近来生活。不知不觉已过了两个小时。其间，沈师母不时让他喝水，沈老均摇头不肯喝。我说喝水对身体有益，他才连喝了几口。这时，他像孩子般的纯真，多么可爱啊。

沈师母怕他坐得太久，我们便搀扶他起来走走。书房不大，整个住所也只有两间房和厨、厕设备。沈太太温柔地说：“我们已很满足了，还有一些老作家不如我们呢！”

沈师母牵着他的双手走路，像跳慢步舞，又像牵着学步的孩子。我连忙举起相机，沈老说：“我这么难看，不要拍呀！”

我笑着说：“沈老，您很有远见，娶太太也有智能，找了个比你小八岁的太太，现在刚好可以照顾你，要是两个都老了，病了，那就难办了。”

沈太太连忙接着说：“他是我的老师。”

我知道沈师母是作协会员，前《人民文学》编辑。沈老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生活的培育，辛勤的学习，不仅使他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且当过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在五十多个寒暑中，经过了风风雨雨，有快乐，有痛苦。尤其在愁人的日子里，懂得寻找“一点秘密的快乐”。

他安详地坐在藤椅上，继续陈述着，他一生中最喜欢的是写小说。回忆那段日子，说的、看的、教的、写的，都离不开小说。他说自己最喜欢曹植的诗文。曹植的五言叙事诗，不仅浅近易读，而且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最不喜欢的是明代小说《剪灯新话》，说那是应景阿谀之作，为赞美、歌颂绅士而写的，缺乏真挚感情。谈到创作体会，他认为应该多看、多写，尤其强调改文章的重要性。

他的言谈，无不流露对创作生涯的眷恋和热爱。然而，为什么他在1949年后就不再写作品了呢？他说过：“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怀着艺术家的感情，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是的，他，应该是永远、永远地拥抱自己的文学事业而不放。

对我这个似乎费解的问题，想不到，他回答的那么利索干脆：“怕写遵命文学，也为了少些是非。”

沈师母听他说得如此坦率，连忙补充说：“你可以看他的一篇文章，写他如何从写小说转到文物研究。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他原来也很喜欢文物。”

沈老并不着意师母的解释，他接着说：“社会发展了，写作没有什么意义，影响不了社会。文物很现实，坛坛罐罐，绫罗绸缎……”他的语调那么严肃，我理解他的每一句话的分量。有谁真正了解他内心的哀乐？40年代末期，有人攻击他，说他是什么“粉红色的”作家。为此，他烧过自己的书，也寻过短见。直到50年代初，他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生活才有了转机，决意挖掘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

记得他写过：“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的批评，却愿意考察它在我官感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结合。”是啊，他的爱好不能与一般的目的结合，那么，所结合的应该是他的价值观。在博物馆里，他一面学习，一面担任讲解员。仅50年代初期，经他过目的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家具、钱币、绸缎、地毯等文物，就不下一百万件，并先后出版古代工艺美术品的杂论文集《龙凤艺术》、《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明锦》、《战国漆器》等书。与此同时，他还先后给故宫博物馆、南京博物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赠送过自己收集的文物。

1964年，沈老出国访问时，看到外国的蜡像馆、服装，认为中国的文化比他们悠久，应有具备自己特色的文物。当时的文化部长齐燕铭也鼓励沈老编写中国服装的资料。

几经辛苦，编写完成，正要出版时，他被赶到农村养猪，种菜。在农村，他的血压高达250/150，但仍凭记忆写下《中国古代服装资料研究》的补充材料。又在七八岁高龄之时，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内有二十多万字的文字说明，填补了中国系统研究服装学术专著的空白。该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并曾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礼品，送给日本天皇和美国里根总统。

我坐在他的身旁，是那样地陶醉于他的陈述。这时，沈师母补充说：“他一生都教人耐烦，就是要耐得住‘烦’。”目前，他的生活十分简单，每天按摩、吃药、休息、看报……但没有与现实隔绝。

沈老有一首诗写道：“不怀迟暮欢，还喜长庚明。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是的，他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然而，他从未停止过向前，更难得的是，他的内心永远是美丽的！

（1986年2月）



1985年11月于北京协和医院

最后一次的访问

医院中访名作家丁玲